

《岭南故居》系列之二

# 黑石屋

图/文 王美怡



沈子之于 与子儒老

京房路中街岭南大学



二十年代的黑石屋



黑石屋前的女大学生

宋庆龄撑一把油纸伞，朝黑石屋走来。这是一九二二年的夏天，她总是穿着黑绸旗袍，梳爱司髻，从屋前的玉兰树下走过。那一年，她和孙中山常常来黑石屋作客。陈炯明叛乱时，钟荣光在珠江码头用电船把宋庆龄接到了黑石屋避难。

这是黑石屋记忆胶片上一个难忘的闪回镜头。关于历史的种种记忆，像沉香一般，缭绕在这座老旧的红楼里。当年它是岭南大学的心脏和灵魂所在，钟荣光在这里亲笔撰写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动人篇章。

钟荣光乃岭南奇士，有奇才、奇行、奇情。他长身玉立，一派严师风范，细看却双目含笑，意态悠远。早年他是名满羊城的钟举人，在科场上替人操刀，在风月场上流连忘返，一朝猛醒，他遣散婢妾，绝迹欢场，39岁考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旁听生，选修教育学，归国后成了自甘清苦的教育家。丧偶的他与旧友钟芬庭女士在美国重逢，顶着“同姓不婚”的社会压力结为伉俪，创造的亦是一段爱情传奇。

奇士自有不凡人生。在兵荒马乱、政治动荡的年代里，钟荣光选择的是独自跋涉的文化苦旅，这里面绝无寄情山水的故作潇洒，有的都是“往切实处做”的苦心经营。作为岭南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，数十年间，他“有所言，言岭南；有所思，思岭南；有所筹划，只求有益于岭南”。为筹集教育经费，他环游世界，“掘土为金”，1924—1926年，他总共为岭大筹集到美金231.6万元。而他自己向来是“一张信笺，一管书钉，亦不向学校苛取”的。他外出既无私车，也无专船，常常冒着酷暑步行，热得抽巾拭汗，脱帽扇凉，市民肃然目送，彼此相告：“这是岭南大学的钟荣光校长。”

生于凋零之世，一介书生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？钟荣光晚年自拟了一道耐人寻味的挽联来回答这道难题：“三十年科举沉迷，自知错悔改以来，革过命，无党勋；做过官，无政绩；留过学，无文凭。才力总后人，惟一事工，尽瘁岭南至死。两半球舟车习惯，但以完成任务为乐，不私财，有日用；不养子，有徒众；不求名，有记述。灵魂乃真我，几多磨练，荣归基督永生。”从浪子到勇士再到圣徒，钟荣光最终在岭南大学找到了灵魂的皈依之所，并与北大的蔡元培、南开的张伯苓等共同创造了中国大学的人文内核。

簇拥着黑石屋的，还有怀士堂、爪哇堂、麻金墨屋、马丁堂、格兰堂、十友堂，都是钟校长当年鼓动海内外热心人士捐建的。这些中西合璧的红楼，是一组可堪咏叹的叙事诗，也是一卷让人追怀的历史册页，镌刻着钟荣光对岭南教育的宏大构想。

人去楼空，玉兰犹香。黑石屋因为记忆和怀念呈现出某种温馨而沉静的气韵。那些藏在旧砖瓦缝隙里的记忆碎片，是需要后人用心去打捞的。这里面暗藏着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。为了这永恒的文化力量，钟荣光付出了一生的心血。黑石屋是见证者，也是永远的提醒。

（《岭南故居》历史图片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提供）



见证与提醒